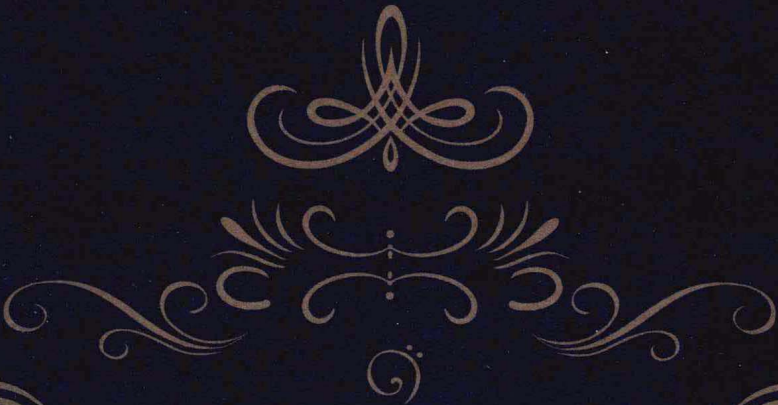




# 爱上古典音乐



*Aff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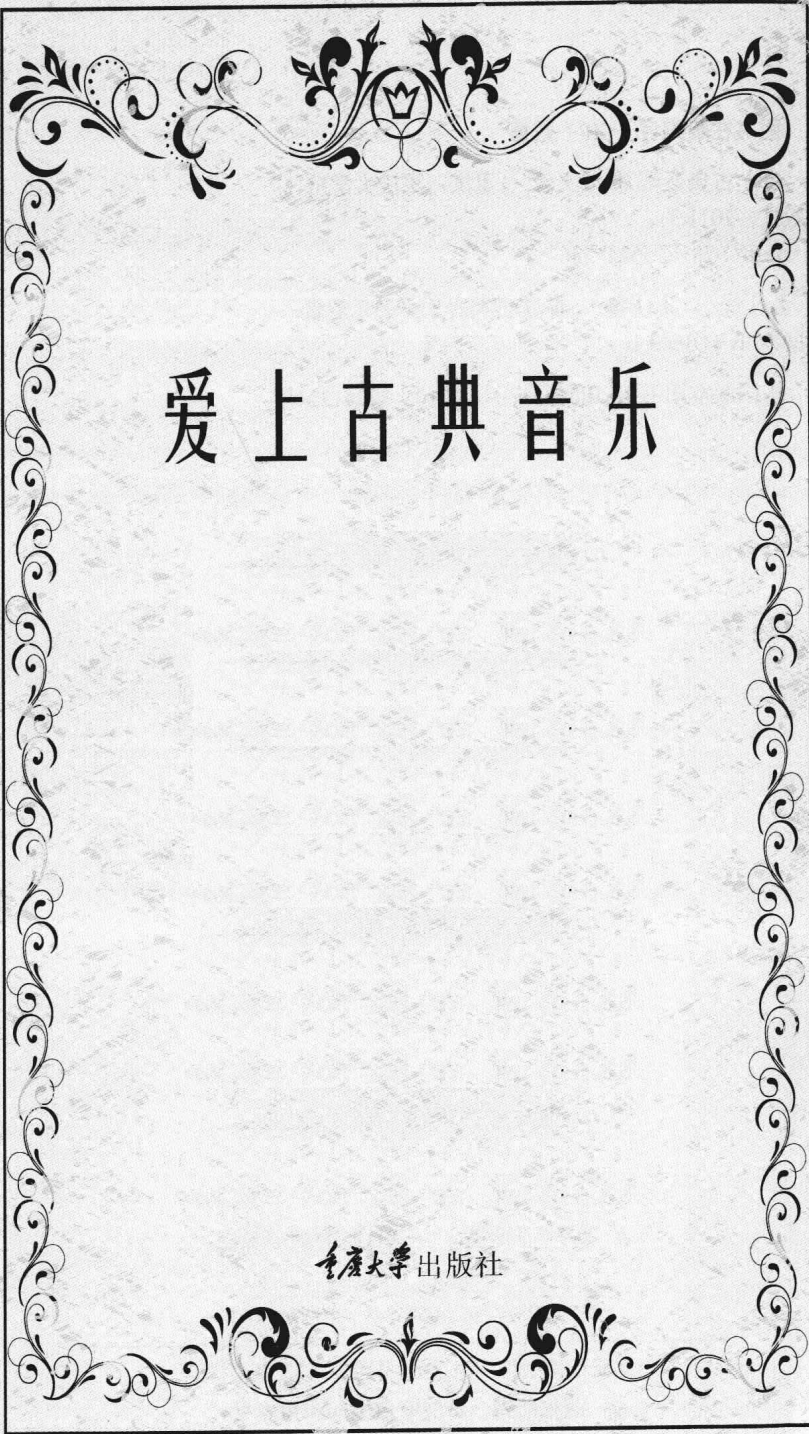
.....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 爱上古典音乐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上古典音乐 /鲁成文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624-5867-8

I. ①爱… II. ①鲁… III. ①古典音乐—音乐欣赏—世界 IV. ①J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1224号

爱上古典音乐

鲁成文 著

策划编辑: 周 晓

责任编辑: 李定群 贾德伟 版式设计: 周 晓

责任校对: 邹 忌 责任印制: 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30×128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305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624-5867-8 定价: 25.0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目 录

|                         |     |
|-------------------------|-----|
| 序 曲 .....               | 1   |
| 第1节 可亲可敬的爱乐者 .....      | 2   |
| 第2节 顿悟是爱乐的不二法门 .....    | 11  |
| 第3节 “心” “体” 之动 .....    | 20  |
| 第4节 众善皆备 .....          | 25  |
| 第5节 生命的随时之需和最后所依 .....  | 37  |
| 第6节 且听且 “看” .....       | 48  |
| 第7节 最紧密地拥抱理想 .....      | 64  |
| 第8节 自由的理解有祸有福 .....     | 72  |
| 第9节 爱乐使政治家们又喜又惧 .....   | 79  |
| 第10节 敌友共爱一乐 .....       | 89  |
| 第11节 激动之道 .....         | 100 |
| 第12节 情感换乘点 .....        | 111 |
| 第13节 我听，因我在 .....       | 120 |
| 第14节 爱乐之命 .....         | 127 |
| 第15节 浮沉于意义之变 .....      | 138 |
| 第16节 太 “现代” 可能太无聊 ..... | 153 |
| 第17节 爱乐者适用的曲目分类法 .....  | 163 |
| 第18节 乐醉德意志 .....        | 172 |
| 第19节 英雄之歌 .....         | 184 |
| 第20节 悲伤与胜利的二重奏 .....    | 194 |
| 第21节 德意志民族之乐 .....      | 208 |
| 第22节 回响在今生与来世之间 .....   | 225 |
| 终 曲 .....               | 240 |

## 序 曲

毕格罗是法国著名的理想主义画家，他在1881年创作了一幅高213.4厘米、宽152.4厘米的布上油画——《天使之声》。

毕格罗生活在1825—1905年间。和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在其生命历程中缺失或缺少母爱不一样，毕格罗获得的母爱是非同一般的，甚至到了某种“过剩”的程度，以至于对他的独立自主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一个跟随他学画的年轻美国姑娘加德内尔爱上了他，但毕格罗看到自己母亲不满的脸色，就不敢毅然投入到新的生活里去，一直僵持了两年，已经54岁的毕格罗才和加德内尔成立了新家。待到母亲1896年离世之后，毕格罗才像一根去除了压力的弹簧，彻底地舒张开来。

无论怎样，母爱作为人类最伟大的一种情感，在毕格罗的创作中随处都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些直接以年轻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的亲密、亲昵行为为画题的作品，在美术史上独擅其胜，让每一个时代的观者都眼前一亮，过目难忘。

《天使之声》同样画了一对母子，不过，那是圣母与圣子。圣母和圣子被布局在画面的左角部分，面积约占整个画面的五分之二。在密林蔽日的山道间，圣母坐在一个废弃的石质柱头上，她头戴白色的纱巾，穿着白色的衣袍，一件青蓝色的大披巾从她肩头处搭起，一直下垂到她的赤足之上。圣子被斜抱在圣母的怀里，他的脸庞胖乎乎的，额头饱满。圣母与圣子似乎都因为困倦而正处在梦乡之中。

这时，毕格罗在画面的其余部分，画出了三位楚楚动人的天使。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裙衣，白色的翅膀在背后伸屈有宜。她们凑近圣母子，其中一人手拉小提琴，一人手拨一种琉特琴，一人手按一件小型

键盘乐器，她们在那一刻演奏出的音乐一定是灵灵明明、迥脱凡尘的，足以作为圣母子纾困解乏，让母子俩醒来时可以面对一个莹然开朗的崭新时空。

这种天使之声，不脱离神界的意趣，又合乎人间的需要。

这幅《天使之声》，无疑是西方绘画中对于音乐艺术最精美和最动人的描绘。

所以，当我们爱上古典音乐时，也心甘情愿以“天使之声”来形容和指称古典音乐。而当我们以“天使之声”来形容和指称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是虔诚的、幸福的、感恩的。



毕格罗1881年所绘的《天使之声》





# 第1节

可亲可敬的爱乐者



带着虔敬、幸福和感恩的心情来面对古典音乐的人很多，但散布得很广，也许他们就同时生活在一个不知名的城镇，甚至互为邻里。他们很可能常常擦肩而过却像常人之间那样漠然相视，但是，如果有一天，从他（她）家窗口激荡出的“天使之声”传到了另一个他（她）的耳中之后，他们随后的那次相见，必定各自都带着某种甜蜜的微笑，甚至直接就以爽朗的言语互致问候。

歌德说：“不爱音乐，不配做人。虽然爱音乐，也只配称半个人。只有为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是一种苦难，是一次流放。”

爱因斯坦说：“死亡对于我，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

美学家桑塔耶那说：“音乐不会使你富有，但会使你幸福。它不能拯救你的灵魂，但会使你的灵魂值得拯救。”

1958年，著名的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将《音乐》这首诗献给了伟大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整首诗不过八行，却字字珠玑，熠熠生辉——

神奇的火在它体内燃烧  
它的眼角出现层层变化  
当别人不敢走近我的时候  
唯独它敢来和我亲近  
最后一个朋友也把目光移开  
那时  
它在我的墓中陪我做伴  
它像第一声春雷放声歌唱  
又像所有的花朵同时在交谈

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其创作生涯中，历经了“物诗”和“音诗”的不同创作方式和创作阶段。“音诗”的创作，就和音乐的特性和爱乐的体受特征息息相关。他那些雄踞世界诗坛巅峰的《杜伊诺哀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和《定时祈祷文》，应当说都属于“音



肖斯塔科维奇



里尔克

诗”的类型。里尔克也直接为音乐奉献了不少诗歌名篇。比如，他于1918年在慕尼黑写作了这样一首《致音乐》——

音乐  
雕像的呼吸  
也许  
图画的静默  
你语言停止处的语言  
你垂直立于消逝心灵之路线的时间

对谁人的感情  
哦  
你是  
感情向什么的转化  
向听得见的风景  
你陌生者  
音乐  
你从我们身上长出来的  
心灵空间  
在我们内心深处  
它超越我们  
向外寻求出路  
是神圣的告别  
这时内心一切环绕我们  
作为最熟谙的远方  
作为空气的彼岸  
纯净  
浩大  
不再宜于居留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写过一首题为《交响曲》的诗歌——

生命多彩丰富的声响  
拍打着黑色的海滨  
永远在上面继续  
嵌着星光的天空  
我的生命垂危  
徘徊在世界的尽头



在深浓的陶醉中  
呼吸着火焰的热风  
而我无暇脱逃  
魔法般的生命烈火  
拥有千百个欢喜  
重新洗涤我于满潮之中

在黑塞的诗集《热病》中也有一首诗歌献  
给音乐——

柔和的音乐啊  
所有游戏中最幸运的东西啊  
音乐的森林啊  
旋律的蔓草啊  
除你之外  
从其他任何女神身上  
得不到那么多的安慰和充满痛苦及真理的  
喜悦

我们国内一位爱乐者和诗人也写过一首以  
《听觉》为题，其实是集中讴歌古典音乐的诗  
歌——

听觉于我宏伟而急迫  
那是数不胜数的眼睛  
从各个方位从过去的许多朝代  
没有预约地拥挤前来  
诸种人与景物在视网膜上兴奋着分布  
并开始有秩序地使自己的身份发亮  
他们陡然表现得前所未有的  
仿佛都去天堂里或地狱边缘走过  
或深或浅地改变了自身的历史  
精神因此更加抖擞  
全部的时刻都像一轮金红的朝阳

我在听觉里看到更多  
乃至看透自己的五脏六腑  
它们不再仅仅供给我最低级的需要  
我真爱的承受者久已成长在遥远的国度  
她们的眼睛从不黑如深夜



黑塞

而閃出黎明時的微藍  
之光

最高的信仰充溢了她們的心房

單調的理性不再作為  
遮身的輕紗

她們赤身從萊茵水中  
出浴

最美者如同又一個維  
納斯款款而來

听觉将我圆满地覆盖  
好似胎儿躺在羊水里  
和婴孩包裹在襁褓中

我在其中应有尽有

我的末日也如我的诞辰  
同样可爱

于是

钢琴跑到草地上

提琴们跃至山腰

银色的笛声不绝如缕

从一座树林穿透至又  
一座树林

竖琴之弦宛如春雨之丝

从春神的手指

获得降生的许可

定音之鼓绷紧其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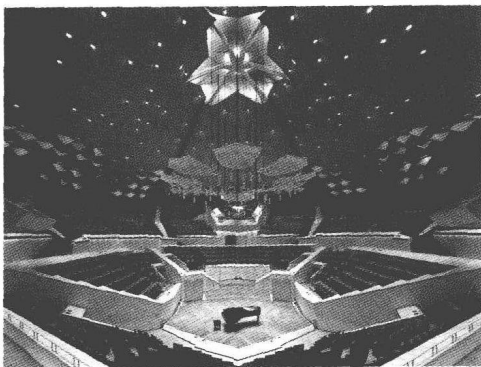
在擂击下流出喜悦之泪

并为我默数着灵魂可以  
珍藏的震波

值得提醒大家留意  
的是，上面提及的那些赞  
词都是献给音乐的，更具  
体地说，是献给古典音乐  
的。古典音乐虽然只是整  
个音乐世界中的一个构成  
部分，但这一个构成部分  
却代表着一种至高的美的  
价值和艺术创作水平。

同其他艺术种类一样，音乐艺术在其内部存在着进一步的类别分野，分类的标准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之分就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分法。由此，热爱音乐的人相应地产生出不同的群落，流行音乐的爱好者俗称“追星族”，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则有了“爱乐者”的雅名。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就多在自自己的团名中加入“爱乐”一词，英文中是“Philharmonic”，如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其用意无非是把音乐看得尤其神圣，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得特别纯粹，而他们全力演绎的仅仅是古典音乐。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著名音乐杂志《爱乐》，通书几乎是古典音乐的天地。可见“爱乐”是指“爱古典音乐”，这似乎成了大家默认的习惯用语，或者说，大家应当把它当作一个有特指意义的词。而“热爱音乐”不妨看作是泛称，英文用“Love Music”表示。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年的杂志《音乐爱好者》，有几年也主讲古典音乐，这几年的内容就要杂一些了，好像什么类别的音乐都在讲，好在它的刊名早就给它预备了变化的自由。

“古典”(Classical)一词应用于音乐，含义相当模糊，好像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作为类称，它的含义是相对于轻音乐和通俗流行音乐的。《牛津简明音乐辞典》指出，古典音乐是指具有持久的价值而非仅仅流行一时的音乐。这样的内涵似乎也只能心领神会，很难依据它



柏林爱乐音乐厅演出大厅

去精确地归类作品。倒是古典音乐的外延十分明晰，它包含交响曲、协奏曲、管弦乐曲、芭蕾音乐、室内乐、歌剧等体裁，一看就觉得有些“沉”，有人还因此戏称古典音乐是“重音乐”。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至少有一点不应当发生误会，不要以为古典音乐是“过去的”音乐，和现在不搭边，不沟通。“古典”不等于“古董”。奥地利的布鲁克纳、德国的贝多芬的作品创作于19世纪，芬兰的西贝柳斯、俄国的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创作于20世纪，它们都属于古典音乐；而时下一些作曲家还在创作的作品，同样可能也是一种古典音乐。

一样爱好音乐，但“追星族”和“爱乐者”似乎都互相不大理解，甚至是不大容忍的。“爱乐者”眼里，“追星族”浅俗从众；

“追星族”目中，“爱乐者”清高孤寡。“追星族”的音乐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结构简单，又只长于短暂的情绪的突放，所以接近起来很是容易，更为心神不定、朝三暮四的年轻人所嗜好。流行音乐的生机体现在无数的作品蜂拥而至，相互排挤替换。而就一件作品而言，往往气氛一过，即成明日黄花，“流行一时”。

“爱乐者”的音乐讲究形式的精美和情意表达的深邃和阔远，常常是哲学的音响化，尤其受那些思想丰富、情愫深沉的人士挚爱，因为有了规则性的本质，一部作品一旦面世，就可能万古常新的风范和价值，“流行一世”。

比较一下“追星族”和“爱乐者”的爱好进程，我们的确会哑然失笑。“追星族”开始兴奋的是音乐，但“爱”到深处就爱屋及乌，到最后“恋”的是歌星，把芝麻当作了西瓜，甚至拿着显微镜去探查歌星的隐私和非隐私，对自己的“三围”还懵懵懂懂，对歌星的“三围”却已了如指掌。而“爱乐者”从头到尾爱的都是音乐，对那些创造和演绎出不朽之作的伟人和巨匠们，他们一直只怀着崇敬之情，这是比“恋”情更加深厚、纯洁和高雅的情愫。

现在“发烧友”一词使用的频率也相当高，比“爱乐者”还叫得响亮。但作为一个“爱乐者”，他“烧”的是“软件”；而作

为“发烧友”的那部分人，“烧”的则是硬件，是器材，为了一根线、一支管，他们可以倾尽家资，日以继夜地“改朝换代”，那种迷恋可能更甚于“追星族”和“爱乐者”。“发烧友”从头到尾爱的都不是音乐，只追求声音，纯粹的、物理的、刺激的声音，像摔碎玻璃的声音，像发炮的声音，乃至要去听出歌唱者发声时喉里是不是还有一口痰。

在“爱乐者”和“发烧友”之间，可能更是森严壁垒。有人想尽量让他们相互靠拢，一方面希望“爱乐者”在器材上多加提高；另一方面，希望“发烧友”渐渐地多在音乐内容上聚聚焦。必须承认，器材的优劣对从唱片上赏乐的效果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可能的话，“爱乐者”是应当兼顾到“硬件”的改善的，这上面主要存在着经济的问题，是有形的问题。而“发烧友”向“中间”靠拢碰到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以外的问题，是接近哲学的问题，是无形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就可能更加严重。为什么古典音乐对不少听众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呢？音乐学家伊丽莎白·麦尔斯说过：“我认为，大部分古典音乐都包

含丰富的情绪，而当代的听众并不愿意那么感动，因此古典音乐对他们显得很难。”可见原因不在古典音乐本身。虽然古典音乐的欣赏的确是需要更多的讲究，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你有没有在心底深处激发出要去接触的愿望，你需不需要让自己的精神渴求旺盛到不得不向古典音乐发出“SOS”的地步。当然，有的人是去向其他的艺术求援，比如爱文学、爱绘画。在你的心目中，何为真正的幸福？是基于精神的强盛，还是基于物欲的满足？恐怕还是信奉“唯物主义”的居多。这就是接近哲学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改变欣赏趣味，而且需要变革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古典音乐的普及发展遇到这样巨大的障碍，再加上古典音乐本身在欣赏上相对多一点难度，所以，古典音乐也就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了。

“爱乐者”和“追星族”虽然没有正邪之分，但毕竟还是存在着高下之别的。“爱乐者”所欣赏的音乐规模宏大、架构深厚、蕴涵深湛、价值久远，是“追星族”所欣赏的音乐望尘莫及的。苏联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号召青少年们积极“掌握真正的和优秀的音乐”，而



慕尼黑市政厅广场上的鼓号表演



柏林爱乐音乐厅外景

“什么是真正的和优秀的音乐呢？这可不是那些流行小曲，乍一听非常高兴，第二天就厌烦得再也听不下去了，而是那些植根于古典音乐和民间歌曲的音乐。因为这种音乐已经受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考验，人们过去和现在始终钟爱着她”。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爱乐也状如登山，“爱乐者”已攀至云雾缭绕的腰际甚至峰顶，为山之崇岭之峻无限沉醉，而“追星族”尚在山脚转悠，一点溪水密林就羁縻了他们的脚步。“追星族”应当把眼界放得更开、更高一些。只满足于做“追星族”，并没有什么过错，更不应该遭受任何的责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没有青春时期，而青春时期有八九成“追”的自然冲动。问题只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应当考虑“转换”和“升级”，在热爱音乐这事上，做不了“爱乐者”，难成方家，不成大器，还是很可惜、很遗憾的。我想提个口号：“追星”无可厚非，“爱乐”至高无上。正因为大家难得是音乐的同好，即使谈不上相互欣赏，但首先应当做到互相理解和关怀，第二步才是在热爱音乐之路上追求一个更好的境界。

相比较而言，由“追星族”进化到“爱乐者”很有现实的可能，因为不管“追星族”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起初都是基于音乐内容而被影响的。而“发烧友”却是游离在内容之外，而贴近于声音的形式之上。“追星族”和“爱乐者”的区别不是行为指向对象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区别，而是区别于内容的深浅。“追星族”还没有变化之前，他们和“爱乐者”对音乐内容的欣赏与认识只是在广阔度与深刻度上存在着区别。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素养、听乐环境等方面的差别，“爱乐者”能欣赏流行音乐但不会倾心待之，已入“高深之界”而不屑于“浅显之处”；“追星族”却一时难以听懂古典音乐的奥妙，尚居“简易之地”而对“复杂之境”畏而不进。“爱乐者”绝无倒退为“追星族”的可能，倒是“追星族”大有前进为“爱乐者”的希望。古尔丁提出了一个也许会让大家都无比欣喜的观点，他认为：“古典音乐是一种后天培养的爱好的。为养成这一爱好，正常的过程是从流行音乐到赫伯特，再到小音乐家们的轻松作品，最后再回到真正的东西——但首先必须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真正的音乐中易于接受的作品。”

意欲从“追星族”渐渐变成“爱乐者”的朋友，不妨多看看一些国外的音乐剧，它们就很可能把一些“古典”元素和“流行”元素变得水乳交融。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名作层出不穷，比如：《演艺船》（1927年）、《俄克拉荷马》（1943年）、《卡罗塞尔》（1945年）、《西太平洋》（1949年）、《国王与我》（1941年）、《西区故事》（1957年）、《音乐之声》（1959年）、《耶稣基督》（1971年）、《超新星》（1971年）、《庇隆夫人》（1978年）、《猫》（1981年）、《歌剧院幽灵》（1986年）、《红磨坊》（1998年）、《芝加哥》（2002年），等等。它们甚至还能在奥斯卡奖上夺池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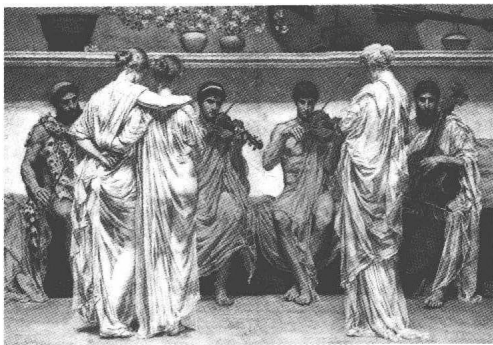
我是特别钟情《庇隆夫人》的。不少阿根廷人因人废“演”，不认同向来放荡的美国人麦当娜出演他们神圣不可犯的国母。而在我这个中

国人客观地看来，麦当娜的演出还是相当优秀的，尤其从庇隆夫人组织营救庇隆那一节开始，无论如何也从她的扮相中找不到丝毫的浪气。

说是看，其实是且听且看，而且激动多半是由音乐造成的。它堪与另一部闻名遐迩的《音乐之声》媲美，音乐的运用则更有过之：除了庇隆夫人在庇隆就任总统的仪式上高呼“民主万岁”那一小节以外，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张口就唱。《音乐之声》更多地撒播出明媚的春光，而《庇隆夫人》沉积下更多秋色的成熟与悲凉：它的摄影用了许多逆光的角度，它的画面取古铜、青灰两色为基调，而它的许多歌则唱得心旌摇曳、无限感怀……

在《庇隆夫人》中，“古典”与“流行”已如两道支流，合作了一溪一河。主打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即是一个典范——开场不久，该曲即出现在急促的节奏之上，吉他伴着男声唱起，冷眼旁述庇隆夫人的葬礼，全然流行风格；映至中场，庇隆在总统府阳台上发表完就职演说之后，转进室内大厅，为狂热的支持者邀出第一夫人时，静候多时的管弦乐队伺机而动，拉起了一股触及心底的音流，同是该曲，却转取了

无比舒缓温润的节奏，麦当娜此刻也唱得诚挚深永、天和日丽，那一阵子的心灵激奋和听纯正的古典音乐时之所感所应竟毫无二致；快至终场处，庇隆夫人身患绝症，辉煌刹那将逝，还是在阳台上，还是面对那密密麻麻的拥戴者，还是该曲，陡然生出的已是天愁地惨的哀伤之气，非“古典化”的另一般处理不能为。《庇隆夫人》中音画双绝的场面则首推“祷告”那场——建筑顶端的火炬在阵阵作响的夜风中骤然熄灭，无数盆绿色植物在教堂门外摆出了“EVITA”（庇隆夫人名）的字形，数十个孩子在台阶上排成两个方队，他们人手一柱蜡烛，烛光映出他们红色的衣袍如血一般，当庇隆夫人的轿车驰到，他们齐声唱出“温婉的伊娃……”。起初只是吉他拨弦相伴，当庇隆夫人进到堂里，从通道两侧的两队歌童前端庄走过时，钢琴加入了进来，弹得是那样零零碎碎，若隐若现，特别揪心！紧接着，祷告歌声不消处，画面切换到城内另一角，在阴冷冷的街上，装甲车、载满军警的卡车、骑兵队森然而出，赤手空拳的反对派挺身而进……教堂、街道两处在政治、人情诸方面都极端



英国画家摩尔1868年所绘的《四重奏：一个画家对音乐艺术的赞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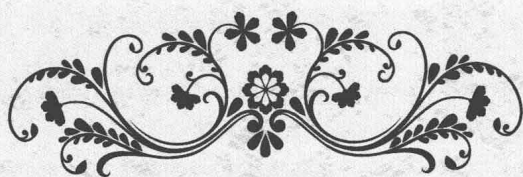
一家柏林商店橱窗摆设的音乐主题玩具

对立的事件发展，就这样在越来越弱的祷告歌声中再经两次转换，直到底隆夫人绝症发作，猝尔倒地，而另一边反抗者也在暴力镇压下死伤相枕。这是一场无论是从艺术评议的角度，还是从生命觉悟的角度都堪称精湛的导演安排，誉其万世一时，也决不为过。

所以，不要将“古典”理解为高高在上和脱离凡人的某种存在，就是在当代，就是对于我们芸芸众生，情到深处，没有“古典”，也是万难排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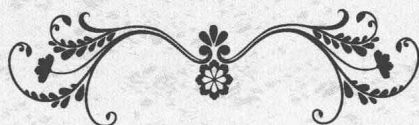
因此，古典音乐爱好者的肖像，它的某种端庄和某种肃然，仍然是和某种可亲 and 某种可敬互为表里的。





## 第2节

顿悟是爱乐的不二法门



不管人们是怎样去具体理解的，古典音乐总是属于人们心目中的高雅艺术，而什么艺术一旦和“高雅”沾边，似乎就立刻在它广大受众之间垒砌了一道多少有点高度的墙壁，妨碍人们去观望和参与，使它的普及和提高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要说古典音乐在我们国内不普及，似乎也有反例。家家门铃按响都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洒水车提醒路人避让，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中的《婚礼进行曲》。连猪的生与死也和古典音乐的运用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据报道说，舒伯特的歌曲“穿过黑夜，轻轻地向猪们飞去”，极大地提高了猪的存活率。而在克莱德曼弹奏的古典音乐改编曲的陪伴下，一头头猪神情安详地走进屠宰流水线，这样屠宰出来的肉质肯定好过了非“安乐死”的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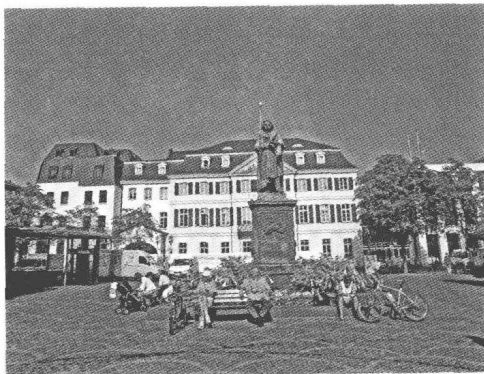
先不管这种做法是真“人道”或真“猪道”，还是伪“人道”或伪“猪道”，但古典音乐在这方面的普及的确连流行音乐都望尘莫及。

仔细想想，古典音乐相伴了猪们的生与死，似乎是很有些讽刺、戏谑意味的。不过，不必担心古

典音乐因此而受到了什么污染。她是最可爱的“水陆草木之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试想，那些地方古典音乐都流过去了，又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响起她的声音并被有生者欣然接受呢？

从普及的本质意义上讲，古典音乐和大多数人的结合的确还很不理想。应该给人激励，给人逼迫。或者说得平和点，让人自信。就此进一步地说，古典音乐也只有先“沉”下去，才能“浮”起来；只有先“俗”下去，才能“雅”起来。只有让她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走近社会，走进生活，走进人可能听到的环境，才能带领大家升华。

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几年里，曾经热闹了一阵。那时的古典音乐唱片卖得很红火，许多报纸都开辟出爱乐栏目，但很快就又变得清冷起来。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灾祸频仍，使人们首先追求物质性的满足，甚至于仅仅止于这种些许的满足，较少精神层面的追求，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不易更替的传统心态难以产生爱乐的巨大冲动。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古典音乐是在西方世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艺术类型，它是“外来的”艺术，从一个角度讲是欧洲形式主义文化的延伸，是贵族化艺术对大众的征服，它渐渐演化成了西方民族集体的文化意识，我们的民族性和集体



波恩明斯特广场上的贝多芬塑像



参加在奥地利巴特奇伊赛恩举办的音乐大师班的各国学员在演出

成长的环境本身是不能为这种艺术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本支持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也“养”某种艺术和“不养”某种艺术。因此，对古典音乐在我们国内的普及前景，不要过于悲观，更重要的是，不要过于乐观。尽可能地开展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能俘获多少人成为爱乐者就俘获多少人，大家的心态放平和些，也许效果反而会出人意料。

根据这样的思路，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教育虽然是把人导入爱乐之门的一种基本和平凡的方法，但并非最圣美的路径，甚至不是最有效的路径。

最圣美和最有效的爱乐之道，唯有顿悟，也就是伴随着生命的猛然觉醒而倏忽投入古典音乐的怀抱。顿悟，常常是和生命、生活有特殊意味的阶段或瞬间相联系的。顿悟的发生，不是一种平常状态，而是在某种异常状态中发生的。但顿悟的发生，又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状态，因为它是在某种异常境况中不得不发生的事件。

真正要成为爱乐之人，或者说，要成为真

正的爱乐者，需要顿悟，也就是，要爱上古典音乐，需要爱的机缘。

有个朋友对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大学毕业不久，因为牵连一点丝毫无损人格的、莫名其妙的问题，被莫名其妙地“请”了“进去”，三个月后，又被莫名其妙地“送”了“出来”。但他的生活却因此被彻底砸碎了。那还是早春二月，嫩嫩的草芽已倔强地从长长的石阶缝里钻了出来，空气中不知不觉地已可闻到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高墙内静默得让人感到恐怖，只有不远处传来采石场的金石击打声才让人感到有股活着的气息。有一天，他正在看索尔仁尼琴写集中营的